彖贊曰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說卦曰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

右明卦用

序卦曰兑者說也說而後散之故受之以渙

林黄中曰自兑渙下變為坎上反為巽三五不動而成也

程正叔曰人之氣憂則結聚說則舒散故說有散

矣

馮當可曰渙未變則否矣四降為二得中正之位乾體雖散而不失中二升為四有順長之德坤體雖散而不失順此渙之所以有亨理

案大抵否變而渙散其塞則通矣渙之所以為亨也

右明亨

陸希聲曰人氣聚則生散則死聖人以神氣渙散乃立宗廟以萃聚之是以渙萃二卦皆言王假有

廟所以明聚散之理為教化之宗主也

李子思曰萃之時因民之聚而立廟以堅其歸嚮之心所以為懷保之道而渙之時憂民之散而為之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志所以為招携之術皆所以統攝人心而堅凝之也

李仲永曰莫不有家而王之有家者大故曰王假有家莫不有廟而王之有廟者大故曰王假有廟彖假或讀如格亦有此訓以孔子贊家人渙萃觀

之則格之為至艮是然易之稱王假者四而豐又
一言焉孔子乃曰王假之尚大也一經用字无二
三之理故當以豐為正
林黄中曰萃之廟在四而渙之廟在五各應其時
義也説者皆襲焦延壽之論以上一爻為宗廟愚
謂不然宗廟者國之本也其在都邑之中矣渙自
五以下有廟之象　又曰自五以下有七廟之象
案七廟象想以畫數三陰爻六畫而一陽爻一畫

案渙之時非以貞固之道行之則人心不復可收矣九五居中當位以陽居上皆貞之道也然以六畫攷之則當位者四爻所不當位者三上兩爻耳不正固不勝於正此其所以以貞為利也

右明利貞

李季辨曰九五渙之君也渙而欲萃必萃於五故卦爻皆歸於五九自四來二與五為同德之應六自二往四上同於五而為同志之臣五之所以成

之貞固皆兩爻之力也

趙氏曰天下之難非陽剛得位則莫能濟故難之散也則為渙及其下之聚也則為萃二卦之辭略同然渙之言亨者一而萃則再言之渙之言利者二而萃則三言之渙言王假有廟而萃則加以用大牲吉之辭以是知渙而後萃誠有其序也

右總明卦義

初六用承馬壯吉

贊曰初六之吉順也

程正叔曰二陽剛壯初陰柔弱兩皆旡應旡應則親比相求託於剛壯之材以出險必有濟也

程可久曰九二剛健馬之壯也本爻順承用承馬也

朱子發曰二爲剛中之材坎爲美脊之馬

呂與叔曰乘車者馬在前前遇九二剛健與明夷六二同義

贊曰渙奔其杌得願也

程正叔曰諸爻皆云渙謂渙之時也

王介父曰奔者速辭剛之為物能速者也

朱子發曰二本否四在二者渙散之時也二之情不忘乎四猶逃亡之人不忘故國　又曰二能奮身出險上奔於四是以悔亡震足動奔也互體震故也

張子厚曰奮於險中進而之前則難解而悔亡若

者也初欲因之以達於五者也

右明象占爻義

六三渙其躬无悔

贊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劉氏曰當渙之時陰必傳陽此爻體坎趣下宜喜於傳二唯能志在於上而脫身以從之始離於險而无悔焉

趙氏曰猶在坎體故所渙唯其躬而已

李子思曰坎之二陰本為險陷者也三居坎上近接乎巽坎水得風而散巽木得水而通故能渙散其身出險自无悔吝其作易者教之以往為上九之應而離險者乎

張子厚曰援上而進求自脫於險无悔而已非能及物者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有私於已之象此上四爻皆因渙以濟渙者也

得位正中最近于己二又不應之是賢明之君未有其物以成濟渙之功四則渙其羣以傅之故元吉五在四上高丘之象

程可久曰渙其羣則承上者專故元吉丘高而聚五能定渙之象今不系其羣而承於五至使等夷者不我思則心迹俱渙公爾忘私矣

薛氏曰丘聚也得位上同散者聚也

張舜元曰約象有艮

案一卦之位莫善於四何也當天下渙散之時人主方為立宗廟以疑聚人心臣下亦罕有親巳者上在外而不相比二在下而不相應初遠巳而三僅以身免上下皆解體矣當是時唯有本爻近而相得親容合志以收聚天下之渙故初則承二以求應二則奔机以求復巳又離其陰險之羣以容親於五故能凝聚天下之渙於五有高丘之象焉此其所以元吉獨善於諸爻而非其陰險之羣所得

後人心固離散而未収也九五以陽剛中正居天下之正位渙然發其大號於天下散其居積以収人心如病者之汗周浹徧體而流通也如此而後僅可无咎蓋人心之散久矣此周武王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悦服之時也汗由上渙其血取象聖人作易近取諸身至於涕洟血汗无所不備如此

右明象占

案渙六爻皆以兩兩相比為象初承馬而二奔机三渙其躬而四渙其羣五渙其汗而上渙其血蓋當物情渙散之時皆兩兩相比以相依不散也位一陰而一陽九六又變動不居故吉凶悔吝殊焉

右明六爻

䷻ 兌下坎上

節

贊曰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天地節而四時

泰也物泰則當節卑者升之高者降之已有節之義

程可久曰裁其過之謂節

李元達曰節之名生於有過為其有過而節之

郭子和曰有過則有節不及則無節也

李去非曰坎水之既盈為澤有節而宣洩之有度所以防其過也聖人達節賢人守節其下者失節

王氏師心曰竹有節物之自然也人即物之自然

李子思曰當節止之始剛未得位而又未得中未可以有行

楊廷秀曰君子將有以節天下必始於節一家將有以節一家必始於節一身節天下者五也節一家者四也節一身者初也

右明爻義

九二不出門庭凶

贊曰失時極也

與此爻時異而象同

張舜元曰明夷于出門庭亦取震象

馮當可曰自初至二猶自户而至門

案九五當位以節陷于坎險正賴本爻同德以相輔者也互體震足前無蔽塞可以行矣而坎險正陷約象之艮在前而止之節又有止義此其所以不出門庭而致凶也凶非特本爻也五亦凶矣孔子曰中正以通節所以亨正謂二五而經乃有此

彖以二體言則下卦之終當節之位也以卦象言之則澤止於此水之受節者也又以卦變言之柔自五來節剛者也而象乃謂之不節若則嗟若何哉節貴中不貴過三失節而已欲節之將有苦節之患此其不可節者也（柔節剛亦只節下二爻）澤至上則溢爻畫耦有穴而决之象此其不能節者也（亦是六過）本居君位今來此多凶之地思反其故居而不安此其不安於節者也故聖人繫曰不節若以不可

馮當可曰初之應也初戶庭不出四為失應然上
有陽剛中正之主我實近之得所託而安故為安
節以柔居陰初閡於二而不我應安於所節者也
安節云者各當其分之謂也然上比九五之君亦
無正應故得通於五而道亨或曰五自往上亦不
我顧何以能亨曰兌澤其道上行水節於澤亦以
上行為事猶井之用也下卦初二兩爻不上行故
有凶咎上卦四五兩爻上行故得吉亨

味為甘甘言味之中而人之所說也

王氏師心曰甘者人情之所尚故往則有尚

李子思曰坎之彖曰行有尚五亦坎之中爻不可

自止乎險中而亨通之節也

蘭蕙卿曰自否之三往居天位所以致吉而有尚

馮當可曰五節之主節度一世者也不強人以所

難然後天下甘之五居中為甘自三而往為有尚

案節度一世必酌中而為之節則天下甘之所以

疾苦之苦

林黄中曰坎之究為離居卦之窮則變是以其味焦而苦也

案本爻變則為中孚故受之以中孚亦有疊離之象

程正叔曰守固則凶悔則凶亡

王介父亦有此説

程可久曰苦節而正固故凶悔則不為正固之行

疾苦之苦

林黃中曰坎之究為離居卦之窮則變是以其味焦而苦也

案本爻變則為中孚故受之以中孚亦有疊離之象

程正叔曰守固則凶悔則凶亡

王介父亦有此說

程可久曰苦節而正固故凶悔則不為正固之行

欽定四庫全書

厚齋易學卷三十一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第二十七

經下篇　中孚小過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中孚義猶无妄也有正有不正如盜賊之相孚男女之相期士夫之死黨小人之握手出肺肝相

最後雛而飛舉者也翰音之登天是也初當位故吉二陰孚最近者二五是也爪翼覆之而孚於上皆隔一爻非能孚者也故二爻皆不取孚義故不專心致志防護山林而有它志則羣鳥不安矣有應在四故設此戒耳燕或取燕雀之象兑之初七月末社燕猶在也過此之它則巽在東南又明年矣社過則无燕故有不燕之象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為中孚柔在外而剛揜於內於理為過故為大過
小過四陰揜二剛又為小者之過也
案以本重之卦言剛藴柔為離之麗柔揜剛為坎
之陷義可見矣
司馬君實曰陰之過差者也
李元逹曰大過上下不當其所而本末皆弱能過
越小者而已小者之材不足以有為能過越大者
所以為過也

案易二大小卦小畜為小畜大而大畜亦為大畜大何也下卦皆乾陽也若乃大過則為大過小小過則為小過大何也多寡之不等也李氏之説其義然矣

右明卦義

象贊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説卦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

李泰發曰自中孚二爻相變上下反合中孚柔在內而剛得中小過則剛在內而柔得中

毛伯玉曰中孚卵之象小過飛鳥之象未化則為中孚已孚則為小過中孚上九翰音登於天明小過之以反對次中孚也序卦者言其理此言其象

大者豈可過也

李氏曰易以陰陽之剛柔定大小之分故剛過而中為大過柔得中則為小過小者之材所以過而亨者以其得中而不為已甚也過以趨時為正唯時不能然過以矯之所以為正也得其時則柔足以有為故柔得中是以可小事假二五而言也非其時則剛不能以有為故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假三四而言也

朱子發曰譬之寒或過於陰暑或過於陽冬裘夏葛无非正也

毛伯玉曰卦有飛鳥之象中孚有卵化之象鳥飛則兩羽翼成矣是以不繫之元而但言亨利貞也

右明前象占

贊曰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陸希聲曰柔在内而剛在外有鳥孚卵實之象變

為小過則剛在内而柔在外者有飛鳥之象大者
在内其道未顯故不可以上行而可以俯就
李季辨曰上體飛而下下體飛而上飛鳥遺之音
謂上六也上極而亢有遺墜之音飛上者逆飛下
者順陰道不可令居上故卦言不宜上宜下贊言
上逆而下順也
李泰發曰陰柔得位而為主上下皆小人也君子
於此時有飛鳥之象焉鳥飛而遺其音猶君子當

遐舉遠引而棄其聲名之時也二剛在內君子也
四雖上承於五而進則犯上故不宜上二能承三
三退則得所承故宜下也知難而退吉孰如之
正義曰鳥失聲必是窮迫未得安處
蘭惠卿曰上卦四五陰陽皆失位故不宜上下卦
二三剛柔皆當位故宜下
案全體有飛鳥象而二體各飛則從其所好震動
而上上飛者也善鳴則有音也艮止於下下飛者

也上飛者其聲音有遺尋其聲則矰弋得以施之故不宜上也下飛者雖有遺音而反山林則得其所棲矰弋所不能施宜下大吉也大指陽爻則九三也此象專為二陽爻為之謀也陽君子也當小過之時陽揜於陰而求脫者也如鳥斯飛則引去者也身雖引去而聲音有遺若猶戀祿仕去本朝而出仕人國則矰弋之所不免也唯反棲山林而不出則大善矣不宜上宜下猶曰不宜出宜反也

右明象後占

初六飛鳥以凶

贊曰不可如何也

李子思曰大過之棟小過之飛鳥寄之初上何也棟梁之用必處於室之中而飛鳥之逆順則見於上下故也初之飛在下而以其繫應而上飛勢不可遏殆將以此取凶

李泰發曰以陰柔處於艮下可止者也而正應在

四四為動初不能止靜如鳥之飛未知前有矰繳之虞凶之道也

案郭景純洞林曰占得此者或致羽蟲之孽鳥飛以翼不在翼而在翰初上兩翰也故鳥飛象焉

右明象占

司馬君實曰以凶者止過宜在初也與坤象之初同皆戒於初而慮於終也

蘭惠卿曰大過之初過謹則无咎小過之初不謹

此爻遇在上二陰之厲二陽相比而情各異趨此四陰得以為害者其羣分其黨散也夫陰在下則進而消陽在上則降而下墜故三防下陰而四遇上陰也

右明爻義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贊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程正叔曰陽降陰升合則和而成雨陰已在上雲

雖密豈成雨乎

李季辨曰君位而陰居之陰倡則不成雨

朱子發曰兊澤之氣上而為雲兊盛陰也故為密雲澤降則雨兊澤之氣已上而不降故雲雖密而无雨也陰倡而陽不和不雨之象五自謂曰我爻辭與小畜之彖同蓋所畜之小與所過之小皆不可以大事過之則畜之矣

吕與叔曰此爻得位陰之盛者且在二陽之上故

正應此爻六四互體兊而上卦巽成小畜者六四也

右明象

程正叔曰在穴指六二也二與此爻本非相應乃弋而取之五當位故為公謂公上也

張子厚曰有飛鳥之象故因曰取彼在穴

楊庭秀曰如初六上六之飛鳥不能射也則乗其棲宿於巢穴者而弋之

案五君位四與上承乘而同體者也四在五下故弗過五而遇之上在五上故弗遇五而過之正猶六二之取象也夫已過五是臣過君矣臣不可過罪也如鳥之飛而過也然離於網羅則誅譴臨之凶之道也此爻變離易窮則變也其取象於離小過變則可以通離所謂變而通之者也

郭子和曰鳥之飛也多失之過過則離於凶焉

李泰發曰震動之極如鳥之飛必離矰弋之凶

李子思曰如鳥之飛不能戢翼少止而終離於網羅之凶雖曰氣數之厄亦自有以取之也

程正叔曰天理人事皆然也

朱子曰是謂災眚釋其凶之義也

右明象占

蘭惠卿曰始以小過為無傷而弗改如鳥之飛翔於始其終遂至離於網羅

李仲永曰處小之終而不變其過過而不改是謂

過矣

李去非曰旅在上則鳥焚其巢過在上則鳥離其凶小人飛揚跋扈之志觀此可以少抑矣

李泰發曰君子制行適於中而已矣太早過亢皆致凶之道故初與上皆有飛鳥之凶初大早而上過亢也

右明爻義

蘭惠卿曰二陽居不用事之地四則剛柔相濟而

无咎三則過剛而或戕二五雖中而過二在下而不及五在上而不雨初上為過之初終則似鳥之飛而終離於網羅也

案卦猶大過六爻中二爻為配二五初上各相配取象

右明六爻

厚齋易學卷三十一

厚齋易學卷三十二　　宋　馮椅　撰

易輯傳卷二十八

經下篇　既濟未濟

䷾　離下坎上

既濟

象贊曰水在火上既濟

雜卦曰既濟定也

朱子曰既濟事之既成也水火相交各得其用六爻之位各得其正故為既濟

李氏曰以六位則剛柔正以二體則坎離交剛柔正則位當而不亂坎離交則用通而不窮

郭子和曰六爻有應者八卦然應而皆得位者六十四卦獨此一卦而已是知既濟者必在有應必得其位然後可也

李子思曰水火不相射此太極肇分之初八卦之

定體也水火相逮然後能變化既成萬物此太極既分之後六子之致用也水在火下兩不相射所以為未濟之象水在火上兩交相逮所以為既濟之象也其曰既成萬物則水火之致用而成既濟也

趙氏曰乾下坤上為泰以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以水火之交也以象言之水火若未可同於天地以畫觀之則乾畫居坤之中而為坎坎者

乾之中也故乾居西北而坎居正北坤畫居乾之中而為離離者坤之中也故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坎離者乾坤之大用也故泰之六爻雖相應而二五處非其位既濟之六爻不惟皆應而剛柔无一之不當以是爻而居是位則其應者皆正也水火相交而剛柔正應則其為既濟也豈不大哉

案乾坤純體之交為泰又以二五九六兩爻交為既濟既濟者天下安泰之時已濟者也九六交于二

五則陽以陰濟變見而成火陰以陽濟流通而成
水又自坎離交於上下則火下濟於陰位而成烜
水上騰於陽位而成潤坎離以氣交而非水火之
粗迹也故自後天之易言之則乾居西北而坎居
正北坤居西南而離居正南自先天之易言之則
天尊地卑乾坤定于上下而乾陽包陰而離位乎
東坤陰含陽而坎位乎西日月之象也是故易始
於乾坤終於坎離以位上篇而下篇之終以既未

濟者亦坎離之交也坎離之交為既濟其所關於造化人治之大乃如此濟之得名以利涉也既未濟皆有坎坎在上巳濟也坎在下未濟也

右明卦義

象贊曰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右明卦用

序卦曰有過物者必濟故受之以既濟

石守道曰凡在險難之中非有過物之材則不能

濟者即坎離之中亦所以救小過之敝也

案過之大故繼以坎離之全過之小故繼以坎離之交此皆序卦之所未及言也

右明卦序

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贊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王輔嗣曰萬事皆濟若小者未亨則有所未濟小

者尚亨何況於大

程正叔曰既濟之時不能无小未亨也

耿晞道曰涉而未濟則所謂亨者有亨之道而已涉而既濟則所謂亨者乃亨之功也

李泰發曰陽大而陰小故泰言小往大來既濟三陽皆處三陰之下以陽下陰是大者既濟而能亨其小者也 王景孟同

卜子夏曰陽已下陰萬物既成

亨小之義難明唯李說僅可通郭子和力辨六十四卦无亨小之義緣未濟亨下有小字誤書于此其說曰彖以既濟亨為斷句則既濟亨為文王辭小者亨為孔子釋之之辭

劉氏曰六二以謙虛得中而无盈滿之累此既濟之初所以吉九五以盈滿而安止於上值其道之窮而不知變通此既濟之終所以亂

李去非曰凡吉凶之相為无窮者剛柔之相推而

各去其本位於是有變而後有吉凶之異今變之既濟則六爻之隂陽已定矣苟狃於安而无所變更則其末流必漸至於頽靡而不振此既濟之窮而終止則亂也

朱子發曰始終時也治亂者道之窮通也

李去非曰初吉者既濟也中吉者訟也終吉者師之九二訟之初六履之九四蠱之初六賁之六五家人之上九睽之九三也无初有終者巽之九五

睽之六三也然則終之實難玩易者可以有得矣寀卦以九六往來二五而成也六來居二麗于陽明去其陰闇亨而為小者之象也亦初吉之象也初論六二則終當論九五以九居五則其德當乎大君之位而上下五爻亦各當其位而天下定矣所謂利貞者以此也然各當其位之定而无復有事則一氣之流行物情之營為萬事之更代所謂定者乃亂之源也故既濟之終則亂而孔子又贊

位本乾也

張知常曰以中道自守雖見侵於羣枉必无失也

此善言易者也

右明象占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賛曰三年克之憊也

張子厚曰上六險而應此卦之終亂者也故以比

鬼方

亦是一說可以旁通時物

案既濟之治非不用力自致也濡尾曳輪喪茀不恤然後濟甚至有負固不庭者極力之久而僅勝之成既濟之治其難如此故在六爻初四之濟也易在坎水之際也二五之濟也速九六之互相往來也唯三上之濟也難而緩蓋險陷之極而火迫乎水鄰於相息也不有高宗之盛王不足以克此幽遠不賓之人鬼方在北坎北方也上六遠地也

三年歷坎險之三位故以年計也克者剛克柔也

離為中女之卦故有小人勿用之戒易中如帝乙

高宗之事所謂知以藏往者也

右明象占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賛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趙氏曰雖有新繻而不棄衣袽之敝以其不忘濟

難之始也郭子和同

上卦故為繻之新下卦為晝上卦為夜已離下卦日之終矣戒云者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者也

右明象占

九五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受其福

賛曰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張子厚曰東隣上六也西隣六四也過於濟後也

幾於中時也祭而合禮雖薄受福此爻既濟之主舉上與下其義之得不言而著也

李子思曰設彼我之辭以明在此之義

案五上體之中與四上同坎體而濟者也上六險之終故雖極力以濟之而濟之也難四險之始不盡力以濟之而濟之也易故有此象

李季辦曰此爻為既濟之君三既代國矣治定功成之後必生侈心古之聖人其制禮也必立為四

時之定禜外此皆徼福者也故有殺牛之戒後世邊境无事則禱祠之事起以高宗之賢伐國之後黷于祭祀以來帛雉之變故聖人於此以祭祀言之其為後世慮者深矣

右明象占

上六濡其首厲

賛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程正叔曰坎為水濟取水義濡亦取水義窮至於

濡首危可知也

耿聃道曰既未濟皆以涉川爲義

李去非曰濡其尾則首可見矣濡其首則溺其尾可知矣

林黄中曰初爲尾上爲首

薛氏曰濡其尾者有後顧之義濡其首者不慮前也歷險而不慮前其危可知既濟終亂其義見矣

朱子曰首尾在既未濟二卦不必拘一說各自爲

彖且如无咎貞吉二卦亦自不同若一爻吉一爻
凶確然不易此揚子雲之太玄也易道不然
案獸首在前尾在後則既未濟之六爻象皆衛觀也
皆經坎水故首尾皆濡以見凡事之欲濟者必身
在其中乃可濟也首尾皆濡則身在其中矣未濟
者方在水中坎在下也既濟者已出水上坎在上
也若夫吉凶悔吝則各以爻之彖乘遠近愛惡為
義此爻之厲登岸而材弱恐復溺焉故設此戒使

已治者之不可忘危懼之心也書曰若涉淵水茲予往求朕攸濟此之謂也兩卦首尾不言何獸未濟姑曰卦有狐象此卦曳輪則牛之象也離為牛也

右明象占

案既濟險在前未濟乃出乎險者也而卦義相反焉蓋以水火相濟不相濟之象也然險終在前故既濟終厲終出乎險故未濟終孚應易窮則變之

義

右明爻義

劉長民曰爻辭皆不稱既濟者以其各得位而互於遯爻明其義也初上居前後故以首尾言之二以中女既濟故稱婦三以過時既濟故稱伐鬼方四以臣既濟五以君既濟者也

案下三爻用力於濟者也上三爻既濟之後也六爻皆當其位彊者濟而弱者不能濟故喪失戒厲皆

序卦曰物不可窮也故受之以未濟終焉

張敬夫曰太極立而自然有乾坤乾坤立而動靜倡隨自然生矣是二物者未嘗相離而往來於无窮故物之麗於此者不能无屈信往反之數既濟者既然也未濟者未然也言物之既然矣而又有將然者來焉剛柔相摩動靜相生吉凶相倚有无相禪无時而已也

程可久曰麗於數者其變无窮蓋莫適爲終始

亨也
李泰發曰雖陰陽各不當位而内外各有應有亨之理方時多難君臣同心上下協力事无不濟此未濟之所以亨也
案内外有應李子思亦同此説
王景孟曰六五以柔得中虚已任賢賴之以濟故近而九四以剛而承遠而九二以剛而應所以濟者在入而亨其成者在五此所以能亨也

足也居陰則志不果也在險下而未出中故有小
狐汔濟之象是小者未亨所以未得為既濟也涉
險而在物後有濡其尾之象夫有陽剛之材如既
濟之初九濡尾何害初六无其材是以无攸利也
胡翼之曰既濟上六怠忽而不思其亂是以反為
未濟之時欲復其所濟必籍大材德之人與之戮
力同心不畏險阻奮然而往以濟苟有小材德者
是猶小狐之涉淵水雖僅至於濟不免濡溺无所

險而難出故静以俟正應之援及其終也未濟而亨則吉矣

右明象占

六三未濟征凶不利涉大川

賛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程可久曰材不勝位應上九无事之地功未集而遽往焉凶之道也

朱子曰陰柔不中正居未濟之時以征則凶故其

右明爻義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贊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陸希聲曰爻已出險是將濟者處非其位行未得中故能貞吉然後悔亡三年有賞者明有德之君非親征之可貴用得其人故有功而可賞

林黄中曰震用伐鬼方之象與既濟之九三同然以九居三君道也以九居四臣道也

程可久曰震爲雷天之威怒也用伐鬼方此大臣贊其君興衰撥亂者也有賞于大國蓋以大國賞功云

李子思曰以剛居陰本自有悔唯居貞俟時當其可動然後吉而悔亡雖然已出坎險之上而時可動矣鬼方之伐亦不免乎三年之淹茲所以為未濟之時乎

案貞吉悔亡亦戒以用靜吉動有悔也震用伐鬼

賁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朱子曰以六居五亦非正也然文明之主居中應剛虚心以求下之助故得貞而吉且无悔又有光輝之盛信實而不妄吉而又吉也

林黄中曰四應在初故先悔而後亡五應在二故貞吉而无悔坎爲孚離爲光

李季辯曰九二陽爲君子進遇文明之主相與共濟君子之道光矣剛柔相孚吉孰大焉

李泰發曰九二中正之臣為之正應四上二陽相為夾輔能虛己而任用之故貞吉而无悔也所以未濟者以險難在内也所以險難者以九二陷于二陰也今也六五藉左右二陽之力以曳九二之輪九二上應則坎不成坎而險難濟矣此本爻所以為貞吉而无悔三陽君子之道所以光也有孚于三陽豈非吉乎前所謂吉者以居中下應為貞而吉也後所謂吉者以三陽相與有孚而吉也義各有

所伏未濟之極豈終于不濟哉以上九之才信其終于必濟也

嘗聞天包地天如雞子地如卵黄此以象言也洛書之數自一至九耦數在奇之中大衍之數五十而其用四十有九葢數奇則生生不窮也易之爻三百八十又四而始于乾之初九終于未濟之上九九又生一其數不窮而耦爻包伏於奇數之内此造化自然之數也

右明爻義

李季辨曰以六居初濡尾而不曳輪故未濟然卦有三陽曳輪伐國濡首濡尾无異于既濟但初爻得陰故曳輪不在初而在二伐國不在三而在四飲酒不在五而在上故未濟不如既濟之初既濟不如未濟之終

案既濟初剛終柔故初吉終亂未濟初柔而終剛故有孚于飲酒既濟矣治則生亂唯未濟故圖所

以濟者焉

右明六爻